



作家阿城曾经说过,思乡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历来文人谈吃的作品多如繁星,而《雅舍谈吃》则是其中颇为璀璨的一道星光。翻阅此书,宛如目睹一幅饱含温情的烟火长卷徐徐展开,那些字里行间镌刻着的温暖印记让人格外感动。梁实秋以妙趣横生的细腻笔触构建了无数次独特的寻味之旅,开启了对故乡风物与人生百态的深情回望。

在梁实秋笔下,寻常饮食因为附着了亲情的底色,萦绕着一丝熨帖人心的温馨,令他在饱经半世风雨后,依然念念不忘。他怀念母亲细心熬制的核桃酪,一大家子团团围坐着剥核桃、刮枣泥,准备食材的活儿虽然繁琐,但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便也顷刻而就。母亲将泡得鼓胀的白米捣碎,拧出来浆后,混合着核桃屑与红枣泥放入一只砂锅似的小薄钊中熬煮,不多时,香气扑鼻的核桃酪勾得人食指大动。母亲把微微泛着紫色的浓郁甜汤分盛到三四个莲子碗中,孩子们捧起小碗慢慢啜饮,回味无穷。慢悠悠的午后时光融化在核桃酪里,不仅在当下平息了孩童腹内的馋虫,更为几十年后漂泊在外的游子种下了怀乡的根脉,让这一缕情思即便隔海遥遥,仍有来处得以溯源。

有关小炸丸子的回忆则多了几丝趣味。梁实秋写道,幼时住家的胡同口有一个名为“同和馆”的食肆,家中来客时常到此处叫菜外送上门,作为待客补充,而其中必有一道炸丸子,以饷稚子所望。有一回家人团聚闲坐时,小厮忽然没头没脑却又一本正经地发问“小炸丸子要多少钱一碟”,惹得稍大的孩子们哄然发笑,母亲却在好笑之余觉得心酸,立即派佣人买来这道小食。两三孩童纷纷伸手抓食,大快朵颐,心满意足。梁实秋直言,“事隔七十多年,不能忘记那一回吃小炸丸子的滋味”。最质朴的天伦之乐,最温柔的舐犊之情,全然凝结在那一碟酥松咸香的丸子之中。热腾腾的小炸丸子外脆里嫩,甫一触到佐餐的花椒盐,旋即激起一阵令人垂涎的丰富香气,氤氲在流年光影里,传递着脉脉的爱意与温情。读至此处,我忽然懂得那是一种名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感慨与思念,它们隐匿在普通的一饮一啄中,总在不复可得时刻忽而蓬勃萌发,令人长嗟,乃至落泪。

思亲之外,《雅舍谈吃》也是梁实秋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深深眷恋,那些具有地道老北京特色的食物,成了牢牢串联起家乡记忆的纽带。他写豆汁儿之妙,一在酸,二在烫,三在咸菜的辣。夏日清晨,就着喷香的焦圈,吸溜吸溜地小口喝着豆汁儿,舌尖在经受了辣味与滚烫温度的洗礼后一阵阵发麻,连带头面上直发热,最后浑身大汗淋漓,非北京人不能领略其中痛快。此外,凝冻酥酪香甜冰凉,且带有一丝酒香;信远斋的酸梅汤入口浓醇,酸甜生津;饽饽铺代制的鲜藤萝饼、玫瑰饼花香浓郁,远胜寻常;咸水栗子冷热皆宜,别有风味……这些人人均可享受的消闲零嘴儿,不仅承载着老北京独特的烟火气息,更折射出北京人顺时而食、自得其乐的生活哲学,读来令人心驰神往。

《雅舍谈吃》中也不乏梁实秋在美食上的颇多“奇遇”。他以精准犀利而不失诙谐的口吻,将有关“吃”的趣闻轶事娓娓道来,文字亲切、平和而包容,雅俗兼美。他曾忆起随父亲在东兴楼宴饮,切身感受到了“规矩森严”的大馆风范——不可因嫌上菜慢而敲得盘碗作响,否则柜上会即刻令跑堂的表演“卷铺盖”以赔不是。他也曾发自内心地欣赏平民小吃店“灶温”中一位赶车人坦率粗豪的吃相——叫一碗炖肉,卷起比拳头更粗的饼,双手扶着,左右啃食,直吃得青筋暴露。而一次吃鲍鱼面的经历,被他写出了几近《游侠列传》一般的得意与潇洒。下榻友人家,他在半夜偶然用苏打片治好了厨子老王的胃痛,老王随即从橱柜中摸出一罐平日主人舍不得吃的鲍鱼,切做细丝,连原汁煮出冒尖的一大碗面作为回报。满室异香惊得主人从睡梦中清醒,却见木已成舟,只好徒呼负负。桩桩件件趣事,将人与人之间真挚情谊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俊不禁。

《雅舍谈吃》告诉我们,味蕾深处,凝聚着最真实的生活质感;寻常食事,蕴藏着最深厚的人文情怀。梁实秋的文字不事张扬,却带着直抵人心的温度与力量。读罢此书,再看日常吃食,心底便多了一份对当下的热爱与珍视。毕竟,能在烟火流年中尝出人生百味,遇见人间清欢,才是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一幅江南版的器物『清明上河图』

文/汪志

人的一生始终与锅、碗、瓢、盆等各种器物具紧密相连,左右不离,诸如睡觉要床榻,吃饭要碗筷,缝衣要针线,农作要耒耜,远出要桥船等等。近读著名作家、江南文化学者徐风的《江南器物志》一书,让人大开眼界,颇感多多。这部堪称江南版的器物“清明上河图”,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人与各种器物的生动互动过程。它以江南“器隐镇”为背景,从科举、稼穡、节庆、风俗、嫁娶、餐饮、庭院、家具、服饰、舟车、礼品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用10个故事单元切入古镇民生,书写南方温润而又激烈的山水间那些人与物、器与神之传奇,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由“匠艺”层面再深入“文心”内核的徐徐大幕及创作谋略,“托江南之名,借器物说世”。

徐风,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宜兴市文联副主席,现生活在被称为陶都的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宜兴。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徐风,从童年时代与外公在陶瓷店守夜开始,他就对各类陶瓷器物有了较深的印象。徐风的外公是一家陶器店的老员工,陶瓷店就是一个器皿大世界。在诸多的器物环绕中,在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群中,徐风逐渐学会了和外公一样用一把茶壶喝茶,并领悟了很多器物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看到了众多器物背后的民生百态——正品的陶器比较贵,一只碗要1毛钱,而次品只需要6分钱,这省下来的4分钱,对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可以买一到两支铅笔,还能打小半斤的酱油呢。

作为从小与各种紫砂陶器接触的徐风,在心灵深处渗透了紫砂精神之后,徐风愈加感受到世间其它各种器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紫砂还不能代表江南文化的全部,其它的器物,特别是老百姓一直在使用的老器物,便逐渐进入了他的创作视野。书写一百多年来江南古镇上老百姓的“器物生活”,丈量器物脚下的土壤,以及器物背后的世道人心,是徐风《江南器物志》的创作初衷。

“器物是人们无声的忠实陪伴,它储存过往,冷观当今。”不同于博物馆橱窗里的静态陈列,徐风笔下的器物始终与人的体温相依偎。在他的笔下,官人、细民、文士、商贾、民女、捐客、丐徒等轮番登场,由人写器,由器观世。通过追究民间一件件不同器物的起始、传承、流变,指向背后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要,乃至中国传统文人在江南土壤中的根系与旁通。细读这本书,它如同一幅生动的江南版文字《清明上河图》,通过对器物的细致描绘,展现了江南丰满文化的独特深厚底蕴。

在《江南器物志》一书中,徐风通常从两个方面来书写“器物”。一是器物制作、使用过程中的感官体验。在这里,他的表达力求令读者身临其境“美”的产生,进而领悟人与器物之间富有生命力的互动。如在《瓦片翻身记》中,汤效祖的恩师兼准老岳父颜文泰,为支持汤效祖乡试赶考,特地准备了四件器物:鸡翅木折叠油灯、青云剑、砚台和竹编考篮。汤效祖带着这四样器物赴金陵赶考,灯以照人、剑可鼓气、砚能启笔、篮能保生,最后果真中了举人。这其中的考篮制作要“细竹刀”“刀刃游弋”“竹片跳来晃去”,是“手一物”的完整动态过程。徐风通过勾勒出每件器物的形态、质感与使用感受,让“器”的交接也承载人情。

二是器物使用过程里的叙事功能,引器物入人事,通过述说器隐镇居民“或纠缠于器,或困扰于物”的故事,将器物的历史“显化”,与江南文明产生关联。书中《龙骨水车》讲述器隐镇车水巷农民郑龙大的一生,他的生命几乎就是一部独属于江南水乡的器物志。正月罨坑的麦锄、春衣的耕犁、麦收的筛谷匾……郑龙大无一不精、无一不晓。七八月早期,龙骨水车匍匐在河岸与水田间运转,正如它的制作作者郑龙大在田垄上为农事奔走。引河水入稻田离不开龙骨水车,一如车水巷的人们离不开郑龙大。他和村民用朴实的农具撑起了器隐镇的农业民生。笔者出生于60年代,读罢此章节,不禁让我回想起了儿时和家人在安徽老家农村常用水车引河水入稻田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据悉,徐风的这本《江南器物志》一书未出版之前,由上海的《收获》杂志“江南器物”专栏连载,2025年7月,译林出版社正式推出了《江南器物志》,图书一经面世,当月即入选了“中国好书”月度推荐书目、《新京报》书评周刊主题书单、百道好书7月榜、《文学报》好书8月榜等多个图书榜单。同时入选了2025年度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堪比精品力作。

“器有骨格,物有灵性。”器物与人之间悠长细密的故事,由此静静蛰伏在作家心中。这本书虽然叫《江南器物志》,但它绝对不仅仅写器物,而是写人如何造器,器如何渡人,人与器的相互成全,它不仅复原了江南绚丽多彩的传统生活,也让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丰盈的折射。正如《收获》原主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程永新在“江南器物”专栏开栏时所说,“百姓日用为道”,器物只有包裹在世俗的烟火中,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才有光彩,才有精气神。

当幸福叩开了心门

文/胡胜盼

秋日傍晚,静坐书房,透过窗棂,看着晚霞一点点布满天际,而后又悄悄地散去。翻开毕淑敏的散文集《恰到好处的幸福》,聆听幸福叩开心门的声音。燥热的心也随之沉寂下来。

《恰到好处的幸福》,45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一个主题一个故事,关于职业,关于亲人,关于孩子,关于闺蜜,关于自我,关于大自然,如春风化雨般直指人心,外在温润、内里凌厉,给人以希望和疗愈,帮人们用心幸福呵护生命的尺度。45场与内心的对话,简短而不简单。

毕淑敏的散文总是平淡中蕴含绚烂的灵性,朴实中包藏奇思妙想,充盈着蓬勃之美。《提醒幸福》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锐捕捉到,习惯的提醒都是提醒灾祸的,从而导致“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顶”。幸福是无所不在的,幸福是一种感觉,一种胸怀,一种爱恋,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总认为幸福不提醒就跑不了,却不明白“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道理,“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所以,虽然人生充满坎坷和未知,但不能整日在忧愁中等待未知的明天,我们需要“提醒幸福”。

幸福是一种心境,一种意识,有时很具体,有时又很抽象。作者平静地讲述震颤着读者心灵,促使人思索幸福的内涵,体验幸福的价值和意义。书中序言作者以老卫生员教她消毒必须用75%的酒精这堂课作为本书点题高光。75%的酒精刚好可以破坏细菌表膜从而让药水渗透起到杀菌效果,浓度过高会让细菌表膜凝固,反而起到保护细菌的作用,无法杀死细菌。因此,作者得出结论:“酒精的浓度不能太高,过了那个最佳值,结果就适得其反。幸福也是一样,切不要贪得无厌。”

“幸福是一种心的富足,不以物质的多寡来衡量,它是付出、分享和爱的感受。”作者既反对物质主义的贪婪,也批判精神内耗式的苛求。她用一个个散文故事点破物质与幸福的关系,强调心灵的富足远胜于物质的堆积。同时,直指幸福的核心在于情感与精神体验,而非外在条件。“合理的期望,是在愿望与现实间找到平衡点。”强调调整心态的重要性,避免因过高欲望陷入焦虑。《人生有三件事不可俭省》中说,人生有三件事不可俭省。第一件事是学习,第二件事是旅游,第三件事是锻炼身体。作者以烛光般温暖的文字,将“幸福”进行了诠释,教会我们构建合理的期望,学习面对幸福把握尺度,在欲望和现实中找到平衡。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真诚是毕淑敏散文的品格。她从不隐藏自己的喜好或厌恶,不对自己的价值观念躲躲闪闪,而是将最真实的情感体验真诚地流露笔端。《谎言三叶草》中,作者以正确性原则为内在精神,辩证地分析了坦言和说谎的适应原则,毕淑敏说:“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是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也无妨。”作者注重抒写主观感受、情感体验,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提到朋友,她说,“交往多年,知根知底、善解人意的朋友是那种你说起了一片叶子,她就知道风从哪里来的”。《研究真诚》中,作者更是明确表达:“真诚是一种勇敢坦诚的生活态度,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毕淑敏的作品始终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女性特有的智慧和细腻,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感演绎得气象万千。她对生命存在有着智慧思考,她常常于日常叙事中自然地流露这些水到渠成而又不乏深邃的哲理思辨。《精神的三间小屋》就是对生命存在做现实关爱的智慧思考。她提出我们应当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间小屋,“第一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第二间小屋,盛放我们的事业。第三间,安放我们自身。”

毕淑敏是一位跨界作家。她的散文不是廉价而又虚幻的心灵鸡汤。她的疗愈之道也并非简单的安慰,而是通过专业分析、真实案例和文学表达,引导人们正视痛苦、接纳自我,并重建与世界的健康关系。“无鸡汤却直击心灵”,阅读毕淑敏的散文是一种愉快的精神旅程,就如同与作者明澈的双眸进行默默对视、无语交流,读者始终能感受到“一种郑重”“一种尊敬”“一种信任”“一种坦诚”。

烟火流年忆清欢

文/龙烟